

皇清經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

學海堂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大小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雅之名立而辨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邪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

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于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旣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救王訕左傳聽輿人之頌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
師箴賁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
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
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
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
歌舉其辭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與抑歌者工
而誦者又有工與既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
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于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
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
于是語于是道古豈卽頌之義也與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

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
廣以美之是誦卽頌也

正變之說出干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
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

見段氏程氏集說

章氏因之二

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

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

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

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周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

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

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

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

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與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卽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于株林澤陂則風亡于

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于無王風之亡亡于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

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
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
也人之心思必觸于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
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
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于詩
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爲之興則幾于偏矣詩或先興而
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辛章始云山見其篇法錯綜變
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于法矣文公傳詩
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
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于其

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于比綠衣比詩也而兼于興頌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于諸侯則周南宜後于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衰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于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

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妯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弦歌周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與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與旣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辭有勸勉敎戒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邪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妯無與邪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太妯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

邪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
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
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入章舊謂
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
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邪
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邪天
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
于天下乃并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邪縱天子不采魯亦
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邪魯
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于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

之于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
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藁詩問十五國之中
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
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
之天子也足以破眾說之紛紛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一

學海堂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蟋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歸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

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
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未昏之前而略于既昏之後
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子何
知之于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
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
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
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皆譏
也齊僖于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猶不可送焉會
焉況女之來歸于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
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

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于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讐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華後于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華先于桃而詩以

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
桃後梅而華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蕢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
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壑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繁矣
易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于公也勞則于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
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
湯之造請諸公無閒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
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
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
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辭之